

名勝

緬遠通志稿卷十六

第二十冊



綏遠通志稿卷十六

名勝

龍泉公園

龍泉公園為省垣近郊新興之公共遊憩地。昔為古寺、農田、荒墳、葦澤所分據。雖饒天然清曠之趣。終歎人工點綴之雅。故往歲士夫之好作郊野散步者。每於斯地之荆榛塞途荒僻未彰。而致其感慨焉。民國二十年。省當軸鑒於歸綏兩城之職官市民。當工作業餘之暇。尚少一合理遊娛調和身心之所。於是定議建一公園。以應兩城官民休暇臨觀之需。嗣於近郊相度地形。以斯地位於兩城適中之點。且密通馬路。允稱最宜。乃即斥貲收買。分期建置。自是年四月肇始興工。計歷四五稔。每稔必有所增。迨民國二十四年。而全園之規

模乃粗備焉。園中舊有土阜。俗稱卧龍岡。阜之南有泉水湧出。日久滙為沮澤。既滿則起。湫南流。或隱或見。曩歲農家每堰為小潭。設桔槔以溉其圃。又東南則為先農壇廟。廟門外右隅亦有一泉。潏匯與阜前湧出者略同。斯蓋一脈遞衍。即綏民所謂老龍潭也。當前清之世。全綏官憲於每歲之春。祀先農於壇廟。且行耕藉之典。故廟周皆藉田。而園則闢於藉田之西。比歲藉田已分租與負郭農家。俾務稼穡。是以每屆夏秋禾麥滋榮之日。則園外黃雲翠浪。蔽野盈疇。尤足為園中增益無限詩情畫意也。方園之始營。輒創一亭於龍岡之巔。遊人至者。於以小憩。於以納涼。憑欄四顧。則長林遠岫。畢陳眼底。亭西數十武。遍植楊柳。縱橫疎密之間。頗具匠心。雖嫩秧未成材。然竚而望之。如千百英秀少年。彬彬乎作玉筍。

班也。近柳陌處。置鞦韆一架。俾遊人之擅飛仙技者。能得當以炫其所長。稍南芳草地。為兒童嬉嬉馳騁之場。曲徑圍之。迂迴達於亭。亭前甃泉為大池。蒲菰荇藻皆蔥密饒生趣。池產鯽鯽。巨不盈指。穿枝蕩葉。亦若深喻濠濮之樂者。蓋此類動植。性不離水。而恰有不竭之水。以為之養。則其得於天者固獨優已。池南土壟。迤邐如阡。曰青龍背。壟左右悉界畦為稻田。是賢有司欲改善農產而擇地試種者。經以細渠。緯以淺洫。復設小閘於池口。值天旱則啟閘引泉水。使循渠轉洫。漑漑達諸畦。綏地向無稻。有倡種者。頑農皆以非土宜譏之。今公家歷試累年。而成效乃特著。視曩以菽粟等糴糧為不易之樹藝者。其贏利厚薄為何如。然則公園之試福。不僅為遊眾添佳景。實足為綏農破成見也。亭左設茶社。近隣花園。

遠眺芳原。經營擇地。恰當勝處。凡遊人入座買飲。則茗香花氣可滌煩襟。而一甌陶然。真不啻將茶當酒矣。雖然。此特全園初期營繕之簡樸概況耳。若夫近頃以來。公家仍不惜歲撥帑費。踵事增華。力求所以便市民而涵養其高潔之興趣。使勞於職業者。得於都會十丈紅塵外。別有淑性怡情之地。於是基址加闊。景物增多。而建設興創之逐年布置者。亦漸有不勝其覩述者矣。他日全績告成。美善無缺。還觀本條所誌。殆不過初源之濫觴而已。

案公園東南接壤之先農壇廟。及其附近之藉田地。皆土默特旗官產。創始於前清初葉。迄今亦餘二百年矣。比歲田中植樹甚多。尋且擬葺新壇廟。此議果行。亦公園生色之一助也。

附馮曦建築龍泉公園記

風景園林。乃物質建設之一。不僅潤色城市。且可增人健康。故東西各國。對於森林公園。莫不經營締造。所以備民衆遊憩之所。為公共娛樂之場也。我國東南諸省。亦皆公園林立。良以山明水秀之區。少事點綴。便成名勝。惟此綏遠地處邊荒。風沙滿目。欲藉天然景物。建築幽雅園林。不亦憂乎其難。而卧龍岡之風景。則獨有可取。殆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不信然歟。岡在歸綏市東。積土而成。高潤數丈。下湧流泉。細水淙淙。清潔可愛。即此基礎。闢建森林公園。誰曰不宜。於是請諸省府。撥發專款。沿泉四周。採地二十餘畝。分別擘畫。次第進行。泉南插秧種稻。既可試驗作物。又如江南風味。宛在邊城。一舉兩得。謂非計之至善者乎。泉之後方及其左右。宜

植樹株。引水灌溉。自易成活。更建船亭於土岡之上。俯視仰
觀。全園在望。依泉鑿池。提高水面。澆樹灌田。皆可引用。偏西
設運動場。俾助游人活潑精神。少南復編草為亭。近傍稻畦。
晚坐納涼。倍饒佳趣。計畫甫定。集合同僚。醵貲栽楊樹五千
四百餘株。或問之曰。夾道綠槐。陰堪消夏。緣隄碧柳。夾可宜
人。他若門盈桃李。社結枌榆。桑柘成春。松柏挺秀。皆足增景
色。暢幽情。何僅拳拳於楊之一種。意安在。答曰。楊者揚也。
一則闡揚固有之風光。藉以推行水利。農產日益增加矣。一
則發揚將來之文化。咸知努力造林。材木不可勝用矣。今於
園中密而植之。實寓有提倡農業振興林政之要義焉。又豈
第林泉瀟灑供人游覽而已哉。是役也。共同植樹機關。凡十
有四。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民政廳長陳賓寅。教育廳長張欽。

財政廳長許雲慶、政治實察所長王謙、高等法院長侯封魯、
菸酒事務局長毛桂恩、塞北關監督溫承澤、印花稅局長袁
志革、墾務局總辦李紅、稽查處總辦武炳虞、會辦王煥東、土
默特總管滿泰、歸綏市公安局長卜兆瑞、而曦則職司建設。
負有全責。實行種樹而外。一應工作。綢繆督促。昕夕未遑。計
自民國二十年四月中旬。以迄七月上澣。時越三閱月。始告
厥成。夫曰其園曰龍泉。以其崗號卧龍。泉出其右。且與老龍
灘、青龍背壤地相接。蓋紀實也。顧事屬初創。粗具規模。雖不
能抗衡列邦。步武內地。然由此發軔。擴而充之。亦何難日臻
美備。蔚為大觀耶。慮夫來者不悉斯園之所自也。爰述顛末。
而為之記。

澄園者。劃省^政府之左院而營為小苑者也。地雖非廣。然較古
之半畝園殆三倍矣。且繕治精雅。別饒佳趣。每值春和景明。
群芳競發。綿歷夏秋。百卉長妍。以撫民論政之邸。而特闢退
食棲心之所。視裴令綠野。溫公獨樂。亦復何異乎。園之近北
垣處。有土山如培塿。高不踰五仞。而登之則西北闐闐。均歷
歷在目。又以其徑之旋而上。形之小而秀也。乃錫以嘉名曰
螺山。蓋取古詩人讚小孤山語。如水晶盤裏一青螺之意。惟
彼托以清波。此則襯以綠茵耳。山陰暗置吸水機。常引水使
循曲澗下注。復於山麓甃池塘受之。園中花草即以此為灌
溉之淵。泉焉。近南處建書室三楹。曰味蓴軒。明窗對啟。爽氣
怡人。雖樑棟不雕。而自具清華遠俗之概。是靜養天倪。絕佳
處也。介乎山與軒之間者。曰兩宜亭。八角飛甍。重欄繞砌。采

精石。琢矮案。置中央。左右配坐具。一二事。可以避暑。可以賞月。滄茗觀書。亦無往而弗適。登此北望。復見有亭翼然。特出於螺山之坳。是曰觀稼。其結構視兩宜為少樸。然所居既高。一若愈樸。乃愈顯其簡要肅穆之雅致耳。總之。全園景物。不尚奇巧。而不失於拙。不求宏麗。而不流於陋。則當日經始之意。可想見矣。園肇始於民國十九年。為省主席李培基涵礎。氏所設計。而手創者。今園中楹聯匾額。多為舊制。並有其自謨之澄園記刻於石。誌緣起焉。

案綏遠省政府為前清綏遠將軍故衙。逮入民國。嘗一度燬於火。嗣即迭年改作。漸臻於今日整潔肅穆之觀。而所謂澄園者。亦即此改作歷程中之一端云。

附李培基澄園碑記

綏遠素稱凋敝荒涼。連年以來。重以兵燹。疊見災侵。頻仍而
 公家復無餘力以圖建設。遂至以省會之區。竟無一游觀休
 憩之地。識者病焉。府東偏舊有營房基地。約十餘畝。棟宇傾
 圮。蕪穢不堪。予自春間。遂鳩工庀材。拓治為園。經營四閱月。
 捐資數千元。僅乃告成。園之北有古樹兩株。東西並列。杈枿
 婆娑。其蔭甚廣。于其間疊土成山。因狀其形似螺。名曰螺山。
 山上築草亭曰觀稼亭。其南為蓄水池。池之西側。以灰為蟾
 蜍。昂首而卧。從山之背注水。潛至蟾蜍口流出。潺湲不絕。宛
 如泉然。迤南數十武。曰雨宜亭。亭為八角。繚以欄杆。黝堊丹
 青。燦爛奪目。中置白石桌。上縱橫畫為碁局。其曰雨宜者。取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所謂曠奧兩宜之義也。由此東
 行。過垣門為網球場。場東為果木園。亭南數十武。有屋數楹。

環以長廊。

曰味尊軒。既幽且適。再南距門數武。為魚池。池內以石簇起假山。磊砢峻嶒。亦頗可悅。至其滿園之中。則花畦錯落。甬路縱橫。並雜植丁香、玫瑰。以及其他樹木。不一而足。當春夏之間。萬木扶疏。百花開放。以與遙橫北郭一帶之青山。互相掩映。風光韶蕩。氣象萬千。游憩其中。若不復知置身荒塞之地者。夫境以人造。而人以境移。不亦信乎。予自己巳秋承乏省政府主席。復來塞上。計前後蒞此者數矣。情感既親。圖治益切。凡百事物。皆欲澄清。以一新耳目。豈惟區區闡此一園而已哉。故名此園曰澄園。並撮其大凡而為之記。

懌園

綏遠民政廳內庭後。故有遊憩地曰懌園。廳為前清兵備道公廨舊址。肇啟甚久。而斯園殆亦與之同歷年所矣。廳左右

併控溪流。地特腴潤。園與之密邇相連。故於蒔花植樹種菜
 培秧。一切園藝所需者。無不宜。蓋其據地既優。而歷來蒞此
 之賢有司。復能各出慧心。就所好而增益之。遂使案牘勞形
 之地。而雅擅祛煩滌慮之長。有裨治功。寧待繁言。雖百餘年
 來。間有衰替。然亦不過花畦苔徑暫時蕪棄而已。後至者稍
 肯留意。即不難立復舊觀。故能綿延迄今。終不失為一城名
 勝之首云。由廳之東北角門入園。行數武。有精舍曰雙清書
 屋。再行登土山。有環翠山房。稍西建茅亭。為全園最高處。就
 此臨眺。則鱗鱗萬瓦。芊芊四野。近市遠郊。畢收眼底矣。園中
 央有亭曰懿覽。縈以溪流。通以小橋。非特位置適佳。即營建
 之工。亦與采椽不惠斷者大異其趣。蓋清之中葉。孝欽皇后以
 齠齡隨父觀察公來居是邦。而園亭間。固其朝夕游釣之地。

遠成年上配文宗。晚復獨攬穆德兩朝大政。宮廷之尊貴。古
 罕其儔。光緒季年。綏遠將軍貽穀。乃新亭制而題今名。並囑
 高太史賡恩作記刊諸石。此蓋君主之世。疆臣所謂彰懿蹟
 而顯忠悃。要亦時代使然。無足怪者。立亭中四顧。則雜樹葱
 蘢。與軒廊池沼相掩映。而蘄然峙於假山之碧霽屏刻石。尤
 覺高潔分明。醒人心目。蓋石白似玉。字綠如苔。且全石皴理
 天然。復饒有大癡筆意。實亦斯園特佳之景物也。計園在有
 清百餘年間。其官於此而繼事興葺者。前後殆不可以一二
 數。即民國以還。如溧陽潘觀察筱南。閩侯周觀察熙民。結舍
 書楹。重加點綴。近歲民政廳袁廳長祝三。尤因生性愛花。廣
 蒔異種。春秋佳日。綏遠宣僚於休沐之餘。入園散步。則亭宇
 雅潔。境界清涼。鳥語花香。天成韻籟。此誠所謂遊目騁懷。足

以極視聽之娛者矣。譽為全域名園之冠。殆無愧色。

案綏垣附近。舊有八景之目。雖邊城簡陋。其品題未必具

甚美之觀。然就塞外往昔寒僻情況例之。則先民既許為

景。要亦自有其足資欣賞之價值也。此八景中。有曰石橋

曉月者。在懌園之東百餘武。有曰沙溪春漲者。在懌園之

西。僅隔一垣耳。園既為省域名勝之區。而其左右控引。又

有如是清美之景。則園之勝。固亦以得勝地而益彰矣。

附葛書緯碧靄屏刻石跋

余於同治壬申。假館友人國觀察鼎巨署舍。時與主人讌集

署後小園之對。青山房門前石磴左右。栽有松栢二株。高不

及肩。細才如指。詢之主人。則已己年手植也。問其植之由。

乃云。自蒞任後。僅見此園古柳二章。不知昉自何年。及三堂

後杏花一株。詢為前任桂道所栽。餘皆棘。無足玩賞。堂堂
 道署。豈可漫無佳蔭。致數風景。夫五柳先生。紅杏尚書。既出
 於前人之樹立。吾茲植此大夫松。君子栢。他日凌雲干霄。冀
 與老柳仙杏。同為署中之四友耳。余聞斯言。不禁喟然而有
 感焉。諺云。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此言雖近鄙俚。然大而國家
 政治。小而衙署公務。類如是爾。如此松栢者。君植之而余記
 之。可謂經營伊始矣。乃求其一枝之庇而不可得。異日凌雲
 干霄。自必別有人焉。流連偃息於其下。但君與余則不知羈
 棲何所耳。而後世之乘涼諸公。又烏知此樹之為君所植哉。
 爰為誌其年月。鐫之片石。後之覽者。或有感於斯文。癸酉巧
 月下澣。西山葛書緯跋。謝武彥繕。

附高廣恩懿覽亭記

懿覽亭者。慈禧皇太后昔隨承恩公惠公任所。嘗遊覽於斯者也。其址在東札達海河迤北。道署之園。初名六角亭。某道額曰樹滋亭。厥後謁來京闕者。歷蒙天語垂詢。輒塵塵此邦。臣庶鍾道秀。文道保。於咸豐光緒間。疊次修葺。飾以飛甍。繚以曲檻。亭之旁砌石為山。山腰笏石篆刻碧靄屏字。其巔涼榭三楹。四面軒窗。顏其中曰環翠山房。而此亭也如舊。未嘗隆其名。以尊聖蹟也。丙午以來。臣孚宸觀察居此。始議所以名此亭者。丁未臣廣思來此。修歸綏各乘。乃謹書之。復為此記。臣貽穀又書記於版。噫。休哉。沙漠郡齋。即椒宮潛邸。邊城花草。有餘榮焉。登斯亭者。因以思垂簾訓政。至再至三。以視夫漢六宮。宋三宮。蓋遠過之。前從四十年間。寰宇乂安。河山再造。雖邊鄙之民。登春臺。庇廣廈。所以克享園亭之樂者。得

不思所從來。况我臣工親見夫姚臺如幄臨御憂勞躬被鴻
 慈直如覆幬。觀此宸遊之地有不封殖而愛護之者。豈人臣
 也哉。臣謹記。

附仇汝功改建歸綏觀察使署始末記

署前署後故有園。然蓬蒿充塞。已就荒落。于是剔草爬石。通以
 曲徑。經雙清書屋。循山徑而上。因舊屋三楹。飾以迴廊畫檻。
 顏之曰環翠山房。右建草亭。疊石山。蜿蜒而下。俯臨方塘。疏
 清渠。駕小橋。以北達山下之樹滋亭。列石几二。以助臨眺。嵐
 光樹影。流水泠然。登高以望。邊城之形勢。隴畝之勤勞。畢呈
 於目。既成名之曰懌園。取既夷既懌之意也。唐柳子厚以遊
 觀為為政之具。蓋事勞而節之以佚。所以引暢天機。蕩滌邪
 穢。如古之靈囿。今之公園。此物此志也。云云。中華民國元年

十一月一日曲沃仇汝功記。天津元悌書。勒石。

玉泉古井

玉泉者。綏垣最著名之古井也。井在歸綏市南。無量寺前數十武。以甃甃為大方池。上覆石板。分鑿八孔。更以白石琢圓形井欄。以便汲。每日天未曉。近井人家。即聞人聲噪噪。御牛車。肩桶擔。紛然集此而取水者。已絡繹不絕。迨逾子夜漏三下。人聲漸寂。而汲者乃告休。計其一日十二時中。獲免於瓶綆之挹取者。多不過二三時而已。則是井所供。寧止數百千家。然終日如此。終歲如此。且自有井以來。終古未嘗不如此。而井水之量。不少減。則信乎斯井之源。可謂不捨晝夜者矣。據父老相傳。無量寺本明代古刹。山門外一望平原。本無所謂人煙市井也。有清初葉。康熙帝親征噶爾丹。駕抵寺前。帝



所乘馬忽振鬣長鳴。奮蹄搢地。得泉。帝命深其坎。從者益掘。

而源益暢。且質輕味甘。為出塞以來所僅見。又以其酷似燕

京西山之玉泉也。因即襲其名以名之。並飭有司謹為甃治。

俾利一方。而無量寺亦得重葺易額。與泉並傳。遠清中葉。晉

人王用禎復題九邊第一泉巨匾。榜於寺門。蓋以頌靈淵而

定品藻焉。邦人士之有茶癖者。嘗以其經驗評此泉。謂泉水

之美。一在輕於諸水。每斗約三兩餘。一在壺具久沸而銹甚

薄。茶肆用常水不半年則。一在淪茗不失正味。而極熱不整

口。一在多飲而無腹漲之弊。謚為靈泉玉井。良非過譽。稍南

數步。建井神祠。基雖不廣。然堂宇剝筭。均楚楚有雅致。此蓋

諸鬻水者。既人人資以為生。遂醮貲奉祀而虔以為報者也。

每歲上元。無量全寺僧象。必為諷經獻祭三日。當三日正午。

上祭時。於井口八孔石欄上。各交叉置二竹竿。暫禁人汲。比
食頃撤去。則携具鵠候者。已有摩踵錯。擁為重重巨圍矣。或
謂此水之源自南來。經祠中神生下而達於井。又或謂此其
近源也。其遠源則在隆壽寺前某宅中。凡歷數折乃入祠。惟
知者甚少云。

案乘馬措地出泉事。似不經。然康熙帝親征噶爾丹而道
出歸化。則諸史備載。不容稍誣。且證諸延壽無量崇福三
寺碑文。則駐驛寺前。亦為確切可信之事。是泉之出。縱令
不必因馬。然亦安知非即爾時發見乎。况我國各地類此
之古代遺蹟甚夥。茲摭存之。亦足以傳故事而廣異聞也。
曩歲吟邊社。嘗以此泉徵詩。其稿多佚。今附瑞芝堂所存
柏梁體九邊第一泉歌一首。以見一斑云。

附九邊第一泉歌

地靈潛伏清冷淵。鬱向豐州湧醴泉。萬家曉汲長涓涓。佳名
第一宣九邊。曾聞父老相與傳。此泉闢將三百年。疇昔勝清
開幅員。千乘萬騎征薛延。龍旗直指崑崙巔。駕抵陰山馬不
前。八駿振鬣嘶春阡。掘之忽見波潺湲。疑以傳疑俗縱然。畢
竟不情無取焉。昨有客自南中旋。饋我綠苜芳如荃。呼童汲
此試一煎。其光沉碧其味鮮。暢飲七椀煩憂蠲。風生兩腋如
飛仙。倚斯泉水清且漣。獨惜未載茶經篇。譬彼奇才卧蒼烟。
蘭臺那得知其賢。萬物升沉各有天。使我感慨情緜緜。

烈士公園

烈士公園在歸綏縣治北郊。佔地一頃餘。自民國二十二年
十月十二日。公葬長城戰役陣亡諸烈士以來。綏省官民為

慰英靈而激忠義。遂於其地營建池亭。培植花木。引流闢徑。蔚為省垣近郊新興遊觀之區。園門位於正南。入門循神道。抵大池。復環繞而達紀念碑。更北行數十武。則烈士饗堂巍然踞於全園適中處。升墀縱眺。則東西廊宇與夫各界頌功諸碑碣。均依其次第而縈帶於綠陰紫陌之間。反觀烈士佳城。累累成行。其整齊肅靜之概。猶可想見。當日列陣赴敵。森然難犯之狀。是則園景之清幽。乃愈顯英靈之慘烈矣。園之創始及落成本末。皆詳見義園類烈士公園條。茲以其風景特優。而涵義亦有足資遊人興感者。因別著於此。庶千載而下。不至僅與蕩陰三墳等量齊觀耳。

翟家花園

園為翟氏一家歷世相傳之私產。佔地一頃餘。位於歸綏縣

治北郊之後沙灘。四周版築為牆。非方非圓。蓋隨地形之弛
 張。而崇其土垣。以與近鄰他姓田疇劃界者也。園門在東南
 隅。遊人自縣城公安橋北行。抵寧祺寺山門。折而西。既出短
 巷。則有沙溪自大青山麓蜿蜒南來。繞北郭人家向西南入
 茂林而隱。隔溪見西岸林隙間。有柴扉半露者。即翟家園也。
 牆外桑楊榆柳。雜植成園。老幹新枝。茫不知其幾千百株。入
 其門。則循阡夾路而種者。皆果樹。如櫻桃、海棠、蘋果、林
 檜、朱李等。凡塞外土壤所宜者。率多羅致而徧植之。故每屆
 春深。則園中雜花齊放。香聞數里。城市士女。往往來此嬉遊。
 其徜徉欣慰之趣。比之名都上苑。殆亦未遑多讓。蓋園雖翟
 氏私產。而主人數世耕讀。頗喻與人同樂之理。是以逢春開
 放。不取遊資。其高誼亦誠有足多者。惟當深秋果熟時。偶有

庸鄙之徒。不避瓜李之嫌。主人遂不得不稍加限制。以示區別。蓋遊客凡非主人所識。或言動粗野者。概不許入園門一步。此則私產宜爾。亦無譏也。民國八年間。綏遠都統蔡成勳嘗欲收買為改創公園之地。翟氏以世業自珍。索價頗昂。議遂不諧。今則省會已有公園數處。固無須乎汲汲購此矣。

案翟家園為雁門人翟鳳林氏所開創。氏幼讀儒書。精堪輿術。弱冠來綏。遂積資購地。闢園而家焉。前清先宣之間。此園為綏人唯一遊賞之地。雖城東南尚有董家園。然花木簡陋。邦人鮮涉足者。今翟氏子孫。均能不墜書香。克承家業。即於園之樹藝培植。亦猶逐年擴充。未嘗稍懈。是斯園之勝。固仍蒸蒸日上云。

六橋溪柳

歸綏市西北隅。有清流如帶。穿外郭而縈繞於或疏或密之閭閻闌闌間者。是白札達海河。河之源起於城北公主府後之野田中。蓋大青山澗壑諸水。未出谷即隱於沙。因伏流至此。遇堅阻而湧為泉。故源雖細而終古不竭。流雖疾而四季常清。其繞市一段。自此郊至西郊。長約七八百步。經利行橋出郭而入大黑河。計全程殆餘三十里也。由市西利行橋溯流而上。其為石為甃為洋灰新式。為土木舊制。凡跨兩岸而為梁者其數六。倘河沿遙望。則此形狀不同之建築物。一一掩映於垂楊萬縷中。是即邦人所謂六橋溪柳云。考綏垣天然風景。從來以札達海河岸為稱首。而民政廳與縣政府近河一帶。尤為菁華彙萃之區。蓋自廳左而上有公安橋。慶凱橋。最東北分派溪頭有大通橋。自廳前而下。有甲子橋。縣南

官橋。至西茶坊崇壽寺前。即利行橋。此六名橋外。復有橫板
 徒杠與夫踏杠利涉散置於沿流巷尾者。亦所在多有。要與
 全景之增損無闕已。曩者溪橋楊柳。固稱繁盛。而近歲因公
 家提倡植樹。不遺餘力。於是歷年所增。益不知有幾萬千株。
 且縣府於枕溪處。藉芳原茂林而略作茅亭涼軒之點綴。範
 以疏籬。通以曲徑。蒔花種菜。亦園亦園。是綠樹陰濃之下。別
 饒姹紫嫣紅之趣。而綏市野景之佳。遂無復有愈於札達海
 河六橋沿岸者矣。春秋佳日。凡文人韻士之遊於斯者。每覺
 漁洋綠楊城郭之篇。耆卿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均無異為
 吾綏市詠之云。

案六橋名稱緣起及建修沿革。均詳橋梁各條。茲不複述。

海窟靈潭

潭在歸綏市東南隅文昌閣前。平地湧水。瀦為清潭。圍僅二十步。近岸處亦不甚深。惟居中一穴。廣不盈二尺。而測其底則渺不知其幾十百仞也。父老言。昔嘗有人以繩。迨至則采度。乃盡數十麻索。而石仍下墜不少止。群驚為神。懼而罷。後遂無敢復探者。近潭居民。恐婦孺無知。或誤墜於穴。則潭水雖美。亦將不免為一方害。於是公購一巨鑊。覆其口。使泉可出。而人不可入。且因其深。竄故名之曰海窟焉。或謂此穴通於海。故云爾。然無徵矣。又謂昔嘗有人以物投於穴。比其出乃在大黑河。此則水之伏流於地中者常有之。固不得斥為誕謬也。海窟之發見。不知始於何時。舊籍如綏遠旗志。雖嘗載其名。然僅廁於綏垣甘水井泉之列。他無所考。蓋此水之清美。幾不亞玉泉。而其天旱弗枯。取用弗竭。則又與之無少

異。東南市民恃此為飲者雖多。至數百家。顧終未足盡其量。故水常有餘。涓涓溢潭外。於是衆戶乃隔潭為二池。甃其小者以供汲。堰其大者以備洗菜澣衣之需。水之用亦水之玷也。若夫就此名蹟而葺為一方風景之觀。是尚有待於綏市有心人矣。

案海窟靈潭。雖從平地湧出。而蓄水大池。乃高出地面二尺餘。斯亦靈異之一端也。附近園圃。值天旱常引以灌溉。曩歲官民禱雨。每來此取水乞靈焉。

靈泉亭

靈泉亭在歸綏縣治西北之倘不浪村畔。距城可十二里。亦風景清幽處也。村不知始於何年。然以泉得名。則知先有泉而後有村矣。按蒙語謂泉之明潔如鏡者。則曰托力補朗克。此

之倘不浪。實即蒙語簡稱之訛轉。且與綏省北境慈蔭寺之
有托力補朗克。其立意命名。正復相同。此泉之側。原本無亭。
僅由村人壘以碎石。甃為方塘。緣堤植樹。俾蔚成村郊名勝
之觀。蓋泉水夏旱不竭。冬凍不冰。汲而取之不稍減。滂而注
之不遽盈。終歲瑩然。清常見底。村人以其異於他泉。於是凡
鄉居有病而不能延醫者。輒取水以代藥餌。或飲而止渴。或
點而愈矇。或敷而療癰。其無知者甚。且視為萬能。而直謬
謂為無所弗治焉。是以群謚之曰靈泉。靈泉云。以今科學眼
光觀之。蓋泉底微蘊~~蘊~~硫~~硫~~礬~~礬~~等礦質。稍有益於皮膚。未疾而已。
但泉自民國初年。由城鄉紳民募捐建亭後。其四周風景乃
特佳。而靈泉亭之名。亦遂因之以大著。往歲村民於每屆長
夏時。必演劇泉側。藉酬靈佑。而城市及近村居民亦往往聯

袂結伴。或跨馬乘軒。紛紛然咸集此為^西青之會。亦綏地舊俗中所沿為賞心樂事也。惟比年以來。此風漸熄。即靈泉亭亦漸少^地知者。其舊蹟雖依然並存。第亭基一隅。已因水蝕失修而就^地。更歷若干歲。恐蹟象亦漸歸湮沒矣。述之亦聊以存其概云。

紅杏遮村

自歸綏縣治西北行二十五里。有農村名烏斯圖。居民可百餘戶。皆以耕稼為世業。視他村無獨異處。惟所居近山。一溪自谷中出。貫村南流。於是一村有東西之別。村人利用溪水。既分洫。溉其田。復沿堤植樹。以為副業。蓋水地之民之常例也。顧此村之所植。於榆柳雜樹外。尤以栽杏為最繁。大抵世居者必有田。而有田者必栽杏。是以每屆東風送暖。春華漸

放時。則村郭之外。夾溪循壑。萬杏齊開。遠而望之。但見萬疊
青山。一灣碧水間。如霞如錦。鮮明爛熳。為春郊增無限芳菲
者。皆是物也。村人茅屋柴扉。飯蔬飲水。安居於紅香深處。其
優遊清福。直不知幾生修得。迨麥秋杏熟。則肩挑背負。滿筐
盈筐。紛紛然趨城市而貨新杏者。無一非此村之民。是則萬
株紅杏。不僅為一方點綴品。而亦全村資生厚利之數焉。
案綏↑省產杏之區。雖不廣。然烏斯圖之外。尚有薩縣東
北四十里之美岱。召與沙圖溝二村。其山水之清奇靈秀。
與夫杏林之繁密鮮妍。較諸烏斯圖殆猶遠過。徒以僻在
偏隅。勝景不彰。遂使綏人歷來談山村雅趣者。僅致羨於
負郭咫尺之地。則知天成妙境。固亦有遇不遇也。爰附著
之。以告世之有遊興者。

青山懸瀑

歸綏縣治東北四十里大青山中。有深谷曰哈拉沁溝。是為
小黑河發源處。谷中水石林泉之美。實為縣境諸山所莫及。
而懸崖飛瀑。尤稱絕妙之奇觀。每歲春融後。夾澗峯巒。皆鬱
鬱葱葱。各顯其競秀爭妍之致。嶺頭蒼松數百株。繞以叢生
樛灌。蔽谷緣坡。一碧無際。而山丹芍藥諸野卉。亦燦白飛紅。
為此山增無限之勝景。當此季也。遊人入谷口。折行二三里。
即聞水聲。潺潺出於路轉峰迴處。則疑有瀑而未見瀑也。迨
重行抵峭壁。嶄然限步不可前。則循水響而觸於目者。乃真
觀此飛泉倒瀉矣。巖高數十仞。泉水自頂下注。量雖未宏。而
或分或合。均能自然成佳趣。且巖之上下分兩級。復間以無
數皴疊之石階。於是泉以轉折多而景益優。石級高而流益

疾。繁音巨響。遂蔚為大青山中不可多得之懸崖瀑布矣。惟是立崖下觀之。僅能覩其半。欲覽全景。更須緣林麓。踰重崗。高躋前峯而遠眺。則上下兩瀑媿媿相銜。恍如匹練凌風。動蕩於晴嵐翠微間。如是賞之。庶於斯瀑為不負耳。

案綏省中部雖多山。而有瀑之谷則甚鮮。若有瀑而足為遊觀之名區者。尤不可以數數覲也。計大青山中。自哈拉沁溝一瀑無愧名勝外。其他可稱者。則不得不推薩縣東北四十里寶豐山前白塔西溝之一瀑矣。崖高三丈餘。終年泐泐不息。巖頭挂練。澗底飛珠。亦近村居民炎夏沐浴。適暑絕佳處。惜水流百餘步即入沙。未嘗出谷。故名不甚著云。

山門鎖樹

歸綏城北有峻嶺。為自古通漠之要道。古稱白道坂。今則謂之蜈蚣壩。石徑崎嶇。幾不啻蜀道之難行。先民欲祝旅人之安。乃於嶺上崇巒之陰。特建一寺。寺居群山高處。故四周雲林煙水。悉環拱羅列。隨諸峯宛委作朝宗狀。行人過此。每喜其境界清幽。輒不惜停車入寺。借小憩而一覽塞外風光也。山門近處。有古樹一株。大踰數十圍。而枝柯輪囷。高凌霄漢。並以鐵絙如臂者縛其幹。而鎖於地。酷似北平景山側以鐵索繫莊烈帝殉國之樹者然。詢諸寺僧。莫能道其詳。而山中鄉老。則相傳謂樹為此山羣木之神。鎖之所以防其遠徙也。語不近情。適徵為鄉老之言耳。要之此蹟既古。必有其造端之因。惜今已無可就質。姑錄之以俟搜奇者博考焉。

案白道谷自漢魏以來。即為通漠第一衝要之地。故北魏

有白道城遺蹟。而元代復有旬城舊址。以理揆之。則此地
留有古代奇跡。實亦當然之事。今此樹既高大無儔。則所
歷至少亦在三四百年以上。曩世迷信神權。其被鎖殆亦
寓懲罰之意歟。

石洞函風

東廣化寺俗稱西喇嘛洞。在歸綏縣治西北八十餘里。大青
山之喇嘛洞溝中。寺之規模及創建沿革。詳古蹟寺宇條。惟
其風景名勝之觀。則有較他寺為特優者。故每歲暮春。四境
奉佛者。多來此頂禮。並藉為遊山之勝緣焉。寺之佛殿。建於
最高一峯之腰。就坡度之陡峻。以白石砌為階。多至百餘級。
非特谷中仰觀。洵如上天之梯。即谷外遠望。亦能於重崗疊
嶺間。見一道純白。恍若匹練垂空也。谷中四山皆松柏。無冬

無夏。蒼翠欲流。雖山風不起。而參天蔽日之茂林。猶謾謾作
幽響。加以溪澗流水激石。泠泠如鐘磬。遊人至此。雖炎夏亦
灑然增寒意。斯誠吾地之清涼世界矣。然而寺之奇。猶有為
外人所不能盡知者。如所謂金洞銀洞者是已。蓋寺之最後
一殿。緊接懸崖。所供即聖僧真身。殆於圓寂後。就其遺蜕而
塑為坐像者。像後石壁下。有一穴。廣可容人。而深不見底。窺
之。則黝然無微光。緣石道斜行而下。數十步後。覺森然寒
氣襲人。不可耐。持炬驟熄。莫能燃。更強行。輒聞風聲吼於下。
轟隆澎湃。如驚濤震蕩。如萬騎奔騰。至此則凡入者。莫不駭
然止步。息為之窒。胆為之落。雖至勇者亦必足縮體顫。皇皇
然思速返矣。取穴中土。出而視之。其細粒中。有雜鮮紅如丹
砂者。有橫白生光如水銀者。有薄如雲母。或明如金屑者。亦

有頑然黃土無鑛質可揀者。總之。即此一穴。而所得往往不
相同。說者謂此亦視入者緣法之如何而定也。穴之近口處。
石間產白粉。旁置一鹿角。為碾粉具。拜佛男女。常於布施後
向寺僧丐石粉少許食之。謂可祛疾。且宜男。此即所謂銀洞
也。其金洞則又在寺北羣山複嶺人跡罕至處。叩其狀則與
此畧相仿。惟砂質稍異。幽險尤甚。而風聲之巨。雖立洞口聽
之。亦砰礮震耳。故往遊者益少。據山中人語。曩嘗有人以雞
擲洞中。初尚聞啞啞鳴。漸遠而寂。炊許後則羽毛噴出穴口。
謂為風所蝕云。

案聖僧即明末陰山四比丘之師也。其靈跡甚多。凡諳黃
教故實者。類能言之。蒙語稱之為察哈寶格第喇嘛。今廣
化寺坐林活佛。即其轉生弟子之一云。

十八眼泉

綏遠旗志。十八眼泉在牌樓板升村外。平地出泉。縱橫十八眼羅列。泉清而味甘。土人名九龍十八眼。

案此泉附近。即丹津墓地之所在也。父老相傳謂前清初

業。丹津既葬其先人於此。即建華表。立碑碣以示尊崇。嗣

清延遠欽使來塞上巡邊。甫踰石匣溝。輒望見遠處有碑

表冲天矗立。高凌霄漢。比行近。反不可覩。因疑而往勘。見

之。駭曰。此九龍十八眼也。乃奏請勅賜一碑。鎮要害。其龍

脈遂毀云。蓋迷信風水之說。在昔君主時代。極為社會所

重視。傳說如此。姑誌之以誌後之遊十八眼泉者。

朝陽古洞

朝↑陽洞亦明末清初黃教喇嘛閉關精修處。洞前古剎。今

雖未盡廢。然黃衣僧徒之能傳承其祖師衣鉢者。蓋已絕跡
 矣。洞在薩縣城北十餘里。大青山之前嶺上。後倚高峯。前臨
 潤野。其地位風景之佳。實於縣治近郊名勝為巨擘。洞之左
 崗曰柏樹坡。有自明代順義王時保護傳來之古松柏林。隨
 山坡高下。青青蒼蒼。彌望無際。其右麓曰水澗溝。沿溝居民。
 善植桃李。當春夏時節。則環山數里內。深紅淡白。燦爛芳菲。
 直不啻使山寺離娑婆而超居於象香國中。是以每歲三
 月至七八月之間。鄉人及異邦客籍士女。常喜來此作覽勝
 之遊。立洞前遠眺。不特縣城煙樹。村郭桑麻。如翠浪黃雲。因
 風起伏於平野間。即遙遙數十里外之九曲洪流。亦縣延如
 帶。自西山盡處。送輕舟點點而東來。此又山寺登臨之大觀
 矣。洞之形。非若東廣化之深渺不可測。蓋可以繕而居。亦當

年隱遁坐禪最佳處也。前歲由土默特旗公署招一居士住
守之。灰洞與寺勿替云。

案朝陽洞雖不以喇嘛名。要其為古代黃教僧徒遺蹟。殆
無可疑者。考綏遠省境各地山谷中。因昔年嘗有佛子居
住焚修。而留為今日之名蹟者。幾不可以僂指數。即就其
尤著之洞穴言之。除首邑所屬東西兩喇嘛洞外。尚有陶
林縣境喇嘛洞溝之喇嘛洞。其附近諸山。危石巉巖。亦聳
峭多奇趣。洞開於連峯嶄絕處。左右陡峻不容足。僅一徑
如羊腸。循岩曲折達溝底。洞口雖不廣。亦可俯而入。惟險
怪嶮呀。若未經人鑿削者。中闊如方丈室。昔為高僧幽棲
地。今則寂無人跡矣。又涼城縣境卓資山西十餘里。雙峯
迴抱。其山坳復有一石窟。亦稱喇嘛洞。近人易其名曰光

華語稍雅矣。然知者猶鮮。此洞向無常住。遠近黃衣僧。有

願居者輒就之。曩有老比丘卓錫於此最久。據鄉人言。蓋

有道者也。此老終年不下山。飼一山羊。每日馱銅瓶赴溪

邊取水。居民聞鈴聲知羊來。即為注水於瓶。羊則蹠蹠然

負之去。如是以為常。後數年。羊忽不至。窺其洞。則虛無人

矣。又如臨河縣境。亦有喇嘛長居之石室。號洪羊洞。和林

縣境則有佛爺洞。清水河縣境。有石佛洞。均詳古蹟各

條。今因朝陽名勝。故連類附錄之。俾覽者得以知其概焉。

轉龍藏

轉龍藏在包頭縣城東門外半里許。大青山之陽。山環擁縣

北。如箕張。故其左端。緣東郊向南伸出。成逆灑漸殺之坡。循

坡北上。不數十武。則見古寺紅牆。半露於榆柳林中。是為坡

坳之龍王寺。寺前樹木圍繞處。有大池。方廣各二三丈。深可
踰尋。四周以石甃砌。整齊嶄削如峭壁。池邊更以條石疊為
欄。高二尺餘。可凭而下視。蓋以防險墜。而便遊觀者。每值霖
雨初晴。山容如沐時。則此地風光。益顯清雅。而池中積水。函
以白石。襯以青苔。其澈底湛瑩。不染纖塵之狀。雖唐宮凝碧
池。迨亦未能遠過。逮天旱水落。則池底細草如鋪茵。而清泉
數道。自四圍石壁下。漉漉湧出。循草間細渠向西流。分穿地
中。三石穴。達於垣外。經懸巖並列之三石龍口中。噴洩而落
於溪。斯即包頭縣郊唯一甘泉。轉龍藏之真景也。包頭地踞
山麓。穿井極艱。往往有穿下二三十丈。而不及泉者。是以闔
邑燈火萬家。而計其井。乃僅一二處。且均苦澀不可飲。於是
轉龍藏一泉。乃成為全城居民公共取水之地。每日自晨至

昏挑桶驅車者。熙攘往來。不絕於路。可知斯泉所系。又不僅為一邑風景之觀矣。垣外噴水三石龍。上嵌一橫石。鐫轉龍藏三大字。附刻光緒二十三年孟夏穀旦包頭公行重修字。案轉龍藏之名。頗費解。據泉上龍王寺碑文。則謂泉水曲折蜿蜒如龍。觀此語。殆即泉水得名之由來歟。考佛典有轉輪王。而藏則如三藏之藏。意若度藏轉輪王經典之處。或者泉上之寺。古本轉輪聖王廟。並因儲其經。而謂之轉輪藏。後世高氏以不解轉輪王及名藏之義。遂妄改為龍王寺。而以轉龍藏名此泉。惜寺與泉均無古石刻可稽。否則必有可資糾謬者。

溫泉寺湯池

溫泉在涼城縣治東九十里。岱海東北岸之永祥村一古寺

中。此寺本靈祥下院。名未甚著。以院內有此奇蹟。故即以溫泉之名名之。每歲入夏後。近池居民來寺沐浴。坐水者。絡繹於途。其泉水由平地湧出。滙為淺池。冬夏常暖。熱不凍。色碧而味酸。可醫皮膚癬疥之疾。頃更甃其內外。而護以甃圍。用便浴者。殆鄉人與寺僧共葺之。其意滋可嘉已。

案綏遠旗志載城南溫泉。在歸化城南土堡外菜園中。水性甘溫。經冬不凍。又蒙古游牧記載烏喇特旗西北九十五里有布琳泉。考布琳亦蒙語溫暖之義。詳見古蹟暖川條。就此觀之。則綏境溫泉。經前人發見者。已有數處。特以葺理無人。遂不免埋沒於荒煙蔓草中。是誠名蹟之不幸矣。

豐鎮縣志。雲門古洞在雲門山。山半有觀。觀旁有泉。泉上有

洞。相傳為王相祖師修真處。洞口苔封。若隱若顯。遙望之甚

真。觀中道士言風雨晦明時。嘗聞盂聲不絕。距三五里許。靜

聆之。最嘹亮。蹤跡則杳。洞外浮圖。龍蛇有時盤繞其上。見人

亦不甚避。其靈異有如此者。

梁王相世傳為戰國時鬼谷子姓名。以時代推之。似不應

隱居於縣境。惟各地此等傳說。往往有之。固不獨豐鎮一

邑為然也。故仍之。

飛來峯頂望海樓

飛來峯為豐鎮縣屬山水俱佳處。地值縣治之東南。距城可

二里許。縣志景致門所詡為煙浦雲泉。海樓夜月者也。峯為

石元山之一角。超秀凌空。狀若飛來。故前人命名。輒以西子

湖邊巧逢天竺靈鷲為比。山左有泉。清澈而味甘。且水源充暢。終歲澗翻不暫停。既漚為浦。乃益成壯觀。周廻數里。平澗如鏡。於是隄邊叢樹。峯頂樓臺。均能於澄波中歷歷見之。蓋峯巔固有古寺。曰金龍四大王祠。曰純陽閣。皆依天然形勢而巧為建置者。而閣前之望海樓。尤為碧浦青山覽勝彌佳之地。每當夕陽既下。皓月徐升。蠟屐登峯。樓頭縱眺。則夜景空明。煙雲變幻。綜泉石之靈奇。閱四時而並妙矣。

靈巖寺

靈巖寺為豐鎮縣名蹟之一。縣治所目為山寺朝霞者也。地當縣城東北隅。循山奠基。緣坡起閣。自下躋巔。凡歷石階九十九級。每二三十級。輒剗坡為臺。就臺之廣狹。創門壁角樓。以區內外而置鐘鼓。如是築臺者三。至最上一層。即為山寺。



觀風亭

正宇所在處。飛甍刻桷。高並崇巖。仰而觀之。則三臺刹竿。雙
 列峙。其森然挺拔之概。直欲與岩頭石筍爭衡也。寺本倚
 山。而山阿雜樹叢生。值春後。皆發榮滋長。各逞其蒼翠蒨鬱
 之致。加以巖勢嶙峋。山門危煥。天巧人工。因相得而益彰。至
 其迎朝霞而散彩。映旭日以凝輝。則又斯寺東向。應具之觀。
 固不必特舉為靈巖。僅擅之奇矣。

清水河縣府前數武。有清池。周數十步。垂楊拂岸。積水盈隄。

蓋湧泉所瀦。而又以人工葺為公私豫遊之地者也。池水稍

北處。築基建四角亭。額曰觀風。三面臨波。重階達岸。境雖非

曠。而綠樹藏鳩。青蘋掠燕。棠水木之清源。顯天機之活潑。以

視宋儒得半畝芳塘而致慕於天光雲影之徘徊。浸映者。其

景象亦何多讓乎。此亭為民國四年秋前令陳伯騶所建。又四年。道尹周熙民觀風至縣。嘗題詩勗郭令尊卿。今詩版猶懸亭上焉。

附周登皞觀風詩

縣署外引泉為池。作亭其上。額曰觀風。蓋陳前令所構也。是日在縣署宣慰父老畢事。同朗西尊卿列亭小坐。

車行連日困沙塵。對此清吟眼界新。兩字觀風疑為我。一亭判事最宜民。出山豈必無真性。飲水從來有古箴。泉上徘徊難舍去。三人同是宰官身。

聖泉寺

出清水河縣城西行五里許。有農戶數十家。聚居於綠楊深處。是為小廟子村。闔村人家。雖無華屋高堂。而板扉土壁。場

園堤堰。則處處修潔。其田園風景。較他村之凋敝荒寒者。固稍稍有別矣。村中有古寺。不知始自何代。惟前清乾隆時。嘗重加修葺。今猶有石刻存焉。正殿祀水母。而所謂聖泉。即自水母殿前湧出。涓涓溶漾。或停或流。其味甘冽。清可見底。鄉人言此泉之稱聖。不因其供飲。而貴其療疾。蓋僻村無醫藥。凡患病者飲之。每見效。故村民奉祀彌虔云。此說雖近誕妄。亦慰情勝無之言也。况楊柳環村。桑麻遍野。而清泉一道。復縈紆曲折。以助其芳潤。古詩所詠漠漠水田。陰陰夏木。均不難於此地想見其情景。若夫清磬數聲。穿門送爽。使眈眈勞人。皆憬然於日之既夕。而思荷鋤歸家。汲泉晚饗。以自慰其一日之劬。雖飯蔬飲水乎。而所以勤其業而樂其生者。固惟斯泉是寶矣。然則村有此寺。寺有此泉。即不必能療疾。而其

賜福於農民者。為何如乎。

石塔山

石塔山在烏蘭察布茂明安旗境。以形似得名。於平闊無垠之野。隆然突起。凡四五峯。遠而望之。石紋層層積壘。酷如甑砌。其最大一峯。形尤高而狀尤肖。洵陰山以北天城之奇觀也。山之四周。芳草連天。牛羊散牧。此情此景。使遊人益迴味於忽律氏勅勒川一歌之雋永多姿矣。蒙語稱此山曰齊老蘇波羅蓋。譯即石塔之義云。

